

電影文學劇

走向新中國

洪 吳 天 著

一九五一年三月廿四日



電影文學劇

走向新中國

洪 吳 天 著

版權所有•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上海印 0001—3000

走向新中國

著者 洪 吳 天

出版者 上雜出版社

上海寧波路655號

漢口交通路 38號

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

編號.585 B.233 (12) P.120 M.6 32K



工程師常為櫟從國外回來。

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。反動派國民黨統治下的一個沿海的大城市，有一隻外洋開來的輪船，開始靠岸。

碼頭上擠滿了人：接客的、小販、搬夫、着制服的海關人員、以及橫衝直撞的美國水兵。在接客的人羣中，我們看見中國鋼鐵廠廠長丁建宗、工程師許敏華和他的姐姐許培華母女。他們是來接許培華的丈夫常爲樑工程師的。

船抵岸了，一個穿着灰色西服的中年人，在船舷上向他們熱烈地招手。

他手提皮包在人羣中走下跳板。我們在他手提皮包上看見用中文和英文所寫的名字：常爲樑。丁廠長他們迎了上去。

（緊緊的與他握手）啊哈，你們全來了。
常 常
許 行李多嗎？

就是幾箱書。……

常妻推推身邊的小女兒小閨，要她跑去叫爸爸。

常把她抱起來。

這末大了，小閨。（轉對丁等）我還以爲趕「上」上場，不用「什麼慶祝嗎？

（笑）沒有什麼。

（十分驚異）一點兒舉動也沒有？（他們一時無以回答）

別儘站在這兒了，拿行李去吧！

奇怪！……

他還要說下去，可是一片紛擾聲把他打斷了。

碼頭不遠的地方，一羣搬夫正在搬運木箱。

一個美國人橫蠻地打其中一個工人，一面用下流的話漫罵。

美國人 淨蛋！

四圍的工人羣起質問：「爲什麼打人？爲什麼！」

旁觀的常爲樑十分激怒。

一個警官走進人羣。

警官 什麼事？

搬夫 （理直氣壯）他打人！

警官走了過去，美國人驕傲地拿出一張稅務司簽字的紙條遞給他看，警官恭恭敬敬地行禮，陪笑，給他讓開道路。旁邊的人忿忿不平。

生氣的常為樑挺身而出。

常 為什麼讓他走，為什麼？

警官看了常一眼，並不理會。

他轉向大家，揮手趕開羣衆。

警官 沒有你們的事，走開，走開。

大家退後，眼裏充滿憤怒。

生氣的常為樑要追問，他的妻拉了他一把。

丁 走吧！

他被拉開，壓抑不住內心的憤怒。

常家。

滿屋子堆了急待整理的書。丁廠長、許敏華他們坐在桌旁翻看着。小閨在地上玩汽車，她媽爲客人送茶。

妻 丁廠長，喝茶，丁廠長。

丁 別客氣。

她遞給沙發旁的許敏華另一杯。

妻 敏華！

許 （連忙走來接着）我自己來，我自己來。

然後，她仰頭向樓上叫。

妻 爲樑，快來陪陪丁廠長啊，別儘呆在樓上理書了。

樓梯響了，我們聽見常爲樑回答的聲音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

常爲樑走說邊走下樓來。他嘴裏唧着煙斗，腋下夾了一大堆書。

常（笑着，對他妻微帶有責備的語氣）培華，告訴你，箱子裏全是書，你還是搬到樓上去吧。

常他拿了一本書遞給丁廠長。

常老子，這是一本最新出版關於煉鋼的書，……

常他很得意地翻開幾頁，指給他看，接着又拿了兩本書交給許敏華。

常我給你買了兩本專講機車製造的書……怎末樣？不壞吧！

常隨即，他將手裏的書整理起來。

常忽然，他在一本舊書裏發現了一張照片。

常啊，這張照片在這兒！

常他不勝感慨地說着。

常這還是你們在重慶送我出國照的。

丁（看了看照片）真快，一幌就是三年了，那會兒，小妹妹還在吃奶呢！

小閨瞪了他一眼，把照片塞在手裏和她媽拿去慢慢看去了。

常（不禁又勾起忿慨）我總以爲抗戰勝利了，中國要改個樣兒，想不到還是這末糟！

(跑去整書)

許 你在國外難道一點不知道國內的情形？

常 (轉身對許) 報紙上也看到一些，都說國內開始建設了。我想，我們這幫學工的人，這一來總可以有點事幹了吧！……敏華，你在車輛廠幹得怎末樣？

許 (搖頭) 還不是上班簽到，下班回家！

這一答覆，顯然是他所不滿意的。

常 (兄長似地勸告他) 還是當工程師好！敏華，我正覺得從前學治金學對了呢！中國要富強一定要辦重工業，而重工業當中首先就是鋼鐵。

他很得意地走向丁廠長。

常 老丁，你覺得我的看法怎末樣？

丁 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。

常 (大不謂然) 這有什麼複雜，不論誰，只要他把眼光放遠些，一定會同意的。

可是許敏華並不同意，他只是一時沒有說出來。常為櫻見對方沒反映，便轉向丁廠長興奮地說下去。

常 所以，我總以爲我們中國鋼鐵廠，規模雖然不大，可是是有前途的。……老丁，最近的情形怎末樣？

丁 很難說，重慶搬回來，也算接收了日本人兩個廠子，這些你都是知道的，全是破銅爛鐵。（半開玩笑地）大家都在等着你總工程師回來想辦法呢！

常 一聽這話，常爲樑馬上興奮起來。

常 我已經擬好了一個初步的改革計劃，你們來看。

他走向寫字檯，丁廠長、許敏華都跟着走了過去。他隨即打開皮包拿出一本皮面的計劃書。常……這裏面有這末幾部份：第一、擴充設備，向外國定購機器，蓋廠房；第二、增加產量，修復那個壞馬丁爐；第三、實施科學管理；第四……

丁 （打斷了他的話）好是好的。不過……

常 （不解）不過什麼？

丁 （不願使他過份氣餒）……我們還是到廠裏慢慢談吧！

中國鋼鐵廠——一列廠房和煙囪，到處是雜亂的鐵器，矗立在空中的高爐像一具沒着衣服的骸骨。只有馬丁爐旁的高煙囪間或冒出一縷縷的黑煙。

丁廠長和常鴻走進廠去。

丁廠長領着他逐一參觀，一面解釋廠裏的情形。

你看我們這個煉鋼的馬丁爐怎末樣，不夠大吧？日本人臨走的時候，差不多把什麼都破壞了。……每天煉出來的鋼也不多，廢鋼、生鐵塊、錳鐵……來源也很困難……這是軋鋼，規模也不大……

在他說話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看見馬丁爐上工人在操作：出鋼的時候，鋼水流入模子裏發出透明透亮的火光，以及軋鋼工人在軋鋼機的洞眼裏鉗進鉗出火蛇似的鋼條……

四

當

兩個月後的一個下午。在工廠裏的廠長辦公室裏。常鴻又和丁廠長談起他的計劃。
如果按照我剛才告訴你的：改變操作過程，增加設備，那就更不同了，我們可以供給好多廠子鋼料。

他走到窗前打開窗戶，看了看那個損壞了的馬丁爐。

常 我們把三號馬丁爐修好了就可以增加產量。

然後，他走回了廠長身旁。

常 你說我們沒有電極嗎？我們可以自造電極。這是電極廠的計劃。

他指着桌上的工廠改革計劃，好像質問似地。可是丁廠長却很冷漠。

丁 你的計劃的確合乎理想，我也會想過。可是……

常 那就更好了，可總管理處怎麼還不批下來呢？

丁 也許是公文傳遞很費時間吧！

當 可是現在應該有些不同了。中國是四強之一，要辦工業首先要講效力，講時間。

丁 （淡然）他們可不這麼想。宋子文他們說了，鋼鐵工業是賠本的生意，不如到外國去買。（憤憤）難道我們要一輩子仰仗外國嗎？……（堅決地指着計劃書）這個計劃一定要

實行的，我去見總經理去。

在總經理的辦公室裏，總經理手裏拿着計劃書，約略翻了一下，然後慢吞吞地從寫字樓上站起來走向坐在一旁沙發上的常爲樑。

總 (一副官派) 你的計劃——很好，很完全。不過國家財政困難，抗戰剛一結束，現在又要打仗……

常 (厭煩的) 為什麼一定打不可呢？

總 那你得問共產黨去，他想赤化全中國嘛！

常苦悶的想着。

總 常工程師，你不知道政府裏現在有多難，共產黨拉攏那班失意政客到處搗亂，破壞國家威信，想借政治協商會議陰謀搗亂，幸而蔣總裁出來講了話，總算壓下去了。可是那些中間人士：教授、學者、名流是很難對付的，又不便做得太過份；自然啦，鬧得太厲害了，我們自有辦法。不過……所以……

他向一個女打字員做了一個手勢。

總 密司周，那個……

女打字員拿來一張鉛印的傳單。

總所以，我們要發一個宣言，你看——

那是一張以「爲反對共黨破壞國家統一告社會人士書」爲標題的傳單。

總這是很重要的，你是一個有名的技術專家，對外很有影響。

在宣言的後面一連串的名字裏，常爲樑看到他自己的名字。

常（大驚）怎麼有我的名字？

總（平淡的）有什麼意見嗎？

常我不想攬混在這裏面。總經理，我是一個學工的人，（卑視地）從來不過問政治。

總（帶着威脅）你到美國是我們政府培植你的。

常（不卑不亢）那是國家拿出來的錢。

總你要知道，常工程師，（和婉，意味深長地）在現在這種局勢下，你這計劃是很難實現的。

常我常（反感，可是盡力忍耐着。）我看，你還是回去再想一想。

總常（堅決）不，還是請你把我的名字去掉！

總（不愉快地）好吧！

常再見！

他走了出去，只聽見門碰在牆壁上的聲音。

總經理隨手把計劃書扔了。

六

常爲樑回到家裏，又是失望又是生氣。不遠處坐着丁廠長。
常還是去教書的好，（嘆了一口氣）免得受閑氣。

丁（從旁勸解）何必一定要辭職呢，老常，就算幫幫我的忙好不好？

沉思的常爲樑，他驀的抬起頭來。

常我想搞下去。可是經費那兒來呢？

丁（一時語塞，嘆氣）唉，成本貴，成品又沒人要，連職工的薪水都發不出了！

大家相對默然，忽然電話鈴響了。常爲樑懶洋洋地走去接電話。那是許敏華打來的。
常……唔，唔，你是誰？……什麼好消息？

七

對方的許敏華正在他車輛廠的辦公室裏興奮地打着電話。

許……你聽我說，是這樣的，交通部要我們修理一大批火車頭，……對了，一大批火車頭，……我們需要跟你們合作。好，我馬上就來找你談談。

他放下電話走出門去。當他走到大門口時碰見一個職員，於是順便交代了幾句話。

許你告訴廠長，就說我到中國鋼鐵廠去了。

八

常家。

常爲樑伏在寫字檯上用筆計算。許敏華正和丁廠長興奮地談話。

許……你們想，這一來我們車輛廠要用多少鋼料？我已經跟我們廠長說了，向你們中國鋼鐵廠定貨。

丁那好極了。